

歷史空間

史上最悲催的著作權案

王兆貴

古往今來，在我國流傳着許多祖傳秘方或獨門秘笈的故事，有的因傳承糾紛還捲起過詭譎的江湖風雲，並演繹為情節跌宕的武俠傳奇。不過，這裡說的秘方則是另一回事。話說宋國有一戶以漂洗絲絮為業的人家，善於調製防皺裂的護膚藥。有人聽說了，就以百金的高價請求收買這個秘方。這戶人家聚集起來商量說，我們家世代以漂洗絲絮為生，所得不過數金；如今憑技術一下子就可換得百金，還是把藥方賣了吧。那人得了藥方，就用它去說服吳王。適逢越國發難，吳王就讓他去領兵。冬天裡越軍在水上交戰，防皺裂藥物派上了用場，大敗越軍，吳王便賞他一塊封地。

這是莊子向惠施講述的一個故事。意在說明，同一件東西，用在不同地方，效用大不相同。如果我們跳出這個故事給定的寓意，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這或許是我國最早的知識產權案了。儘管那時還沒有知識產權這個詞彙，但從祖傳秘方的傳承機制可以看出，我國古人的專利保護意識還是很強的。莊子原文中有「鬻技」一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出賣技藝。由此可見，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勞動人民就把民間技藝視為無形資產，既有使用價值，也有交換價值，那個肯出高價購買防皺裂技術的人，無疑是看出了這種技術的價值所在。

知識產權這一概念生成較晚，追溯起來，最早也早不過意大利時代。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元老院通過了首部批准和保護專利的成文法，這是世界第一部接近現代意義的專利制度。不過，這還只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前身，作為智力創造成果的保護，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概念，是在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簽訂後，才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認可的。在我國古代，由於統治階級對屬

於私權領域的知識產權毫無興趣，再加上「輕利重義」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風氣的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向沒有進入國家立法的視線，也不可能訂制完整的法規。因此，那時的國家和政府，是不可能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的。但是在民間，自發地保護專利權的意識和行為還是存在的。祖傳秘方之所以能世代相傳而不外洩，其中必有一套嚴密的保護措施。

除了民間技藝的專利權外，屬於知識產權範疇的著作權問題，同樣存在於古代的文字領域，否則就不會有「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之說。像張懷慶這樣的「文抄公」，既非空前亦非絕後，歷朝歷代都有。1933年5月，胡適悉心考證了《真誥》後發現，該書有多處是從《四十二章經》中抄來的。胡適以為自己偵破了一樁千年剽竊案，陳寅恪通過傅斯年告訴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發現了。經查，朱熹確有此說。《朱子語錄》卷百二十六云：「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卻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真誥》係南朝陶弘景編撰，《朱子語錄》中提到的「道授篇」，準確的名稱應是「甄命授」。在我看來，陶弘景之舉還算不上抄襲，因為他是《真誥》的編撰者，而非原始著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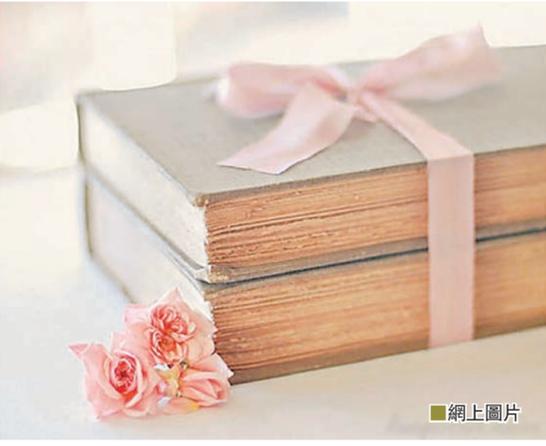
據《唐摭言》等古籍記載，唐代吳興人楊衡，工於詩，好古調，有人偷了他的詩文去應試，居然考中了。上朝時，楊衡找到那個人，生氣地問他，「一一鶴聲飛上天」還在嗎？那人趕忙討好說，我知道仁兄最愛的就是這句詩，所以沒敢偷。楊衡這才笑着說，若如是想，尚可饒恕。這段軼事，後世多有轉述，並引為笑談。可當你聽過因為一句詩的權屬問題釀成命案的奇聞後，恐怕就笑不出聲來了。

唐朝詩人劉希夷，長相帥氣，文采斐然，25歲那年便高中進士。劉希夷善長軍旅詩和閨閣詩，「詞情哀怨，多依古調，體勢與時不合，遂不為所重」，傳世的篇章也不是很多，唯《代悲白頭翁》最為有名。感覺上，曹雪芹為林黛玉寫下的《葬花吟》與之很相似，當是受到此詩啟發而成。這首擬古樂府詩，運用疊句循環的對比手法，將韶華易逝、富貴無常的人生哲理開闢得非常透徹。其中「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一聯，尤為其舅宋之問所喜愛。當宋之問得知這首詩尚未公開，就懇求他轉讓給自己。劉希夷礙於情面當時答應了，過後又反悔，並將這宗私下

交易告知別人。這讓宋之問惱羞成怒，一氣之下，竟文使家奴乘其酒醉，拖到另一間房子裡，用裝土的袋子活活悶死。僅僅是因為一聯詩句的所有權問題，就讓這位年輕才俊無辜罹禍，令天下無數心地善良的人唏噓不已。

這件殺人奪詩的傳聞，唐代劉肅《大唐新語》以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等書言之鑿鑿，辛文房在文後還以「賈生悼長沙之屈，衡衡痛江夏之來」作類比，為劉希夷之死發出了悲憤的慨歎。但後世文壇多有不信，考據存疑者也不乏其人。但若以宋之問詩名遠在劉希夷之上為由，說他不至於因為一聯詩句而致人非命，似乎也說不通。宋之問的人品是比較醜惡的，他曾向武則天自薦薦首，給張易之提過尿壺，更有甚者，他還曾出賣友人張仲之。人性的陰暗面，有時是很難用常情來忖度的。隋煬帝嫉賢妒能、扼殺才情的事例，也許能從另一側面佐證這個問題。

據《隋唐嘉話》記載：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竟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應該說，隋煬帝楊廣還是懂些翰墨之道的，一生也寫了不少詩，多為五言。唐太宗曾對侍臣說：「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亮、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隋煬帝殺害薛道衡與王胄，縱然不全是因為詩才竟勝所致，但也與他惟我獨尊、蠻橫霸道的心性有很大關係。他貴為人主仍有不甘，還想稱雄天下文壇，以至行刑前還不忘嘲弄對手，懷恨在心、妒火猶熾、刻薄冷酷的嘴臉盡顯無遺。



網上圖片

書若蟬蛻

文：葉輝

幽明五記：互注之道

也斯：始終還是要問，如何才能「越界」？如何才能穿越既定的界限，擺脫人世的無常以及一己的無知，達致彼此及彼的相互溝通？如何才能穿越文體、文類、體裁固有的羈絆限制，在散文的世界裡不排除詩的自由？在詩的自由世界裡兼容小說、散文與評論的理性（及非理性）？際此「幽明」的半途，我有幸遇上陸九淵，方始明白，你我俱是思之疑之的注經之人，或如象山先生所言說的「注」：「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象山先生的「心學」，原來不限於儒學，當中諒可通於「道」。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你就像《淹死者的超度》的注經人，心中多所驚駭，任野馬騁馳，如此「心學」，說來亦可通詩之「道」，敢信可與你的小說、散文、評論乃至你的翻譯、編述互為注釋。

詩之於你，五十年如一日，從《樹之槍枝》（1964）、《夜與歌》（1966）、《裸街》（1967）、《未昇》（1968）、《突發性演出》（1968）、《中午在鯽魚涌》（1974），當中有「遊戲」、「游藝」與「游詩」，以一個「游」字時刻「越界」，由此及彼，見山越山，遇水涉水，繼而穿越地理、物理與心理的「東西」（及從「東」到「西」，又從「西」回到「東」），從「物詠」到「食事」，從「連葉」到「未央」，從「問候」到「頌詩」，還有《菊精》（1999）、《葛巾》（1999）、《鬮桑》（2006）、《東方之日》（2006）、《七月》（2008）、《雞鳴》（2008）、《關雎》（2010）、《採綠》（2012）——詩之於你，何嘗不是某種冀求窮通的「互注」？

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詩之於你，半世紀以來，原來就是「互通」、「互注」之「道」，亦即注而通之的「幽明」之道，此所以可「游」於「戲」，「游」於「藝」，「游」於日常生活與詩。你也許猶在「幽明」的「半途」時刻思索：如何才能穿越文體、文類、體裁固有的羈絆限制，在散文的世界裡不排除詩的自由？在詩的自由世界裡兼容小說、散文與評論的理性（及非理性）？你的詩理也許早有答案，《詩經》裡固然有詩，而小說《聊齋》裡，也有詩；兩者於你，皆可互注，猶如象山先生的智慧之言：「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象山先生的「心學」，有四端可通於「道」，一曰「無事」：「我無事時，只似一個全無知無能的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卻似個無所不能、無所不能之人。」二曰「靜」：夜以繼日，安坐瞑目，忽覺此心已復澄明（一如《淹死者的超度》裡的注經人）。三曰「自然自在」：「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思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四曰「簡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於大道中無所謂「我」，無所謂「物」，由是「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二十四）



有的人不願清醒地面對生活，寧可裝睡，那是永遠不能把他叫醒的。

有的人不願面對現實，把頭埋在沙裡做鴛鴦，那是永遠無法接受現實的。

沉沉暮色看世情
習習松風聽分明
靄靄煙霞遮老眼
輕輕嘆惜難獨醒

癸巳秋日
素仲並書

試筆

文：魏鵬展

書桌

螞蟻很笨
三隻小腿能走路
嘴裡還是含着東西
分不清夕陽與黎明的顏色
反正紅色一會兒就消失了
越過斜坡
前面的路還是長長的
我不是巨人
小小的床不是更溫暖嗎？
秒針嘀嗒嗒
方格裡就能跳來跑去

文：王江鵬

師者的絕活

讀中學時，教我們歷史課的李老師是西大歷史系八十年代的畢業生，記得那會課餘之際偶爾閒聊，李師便會講起他求學西大時的點滴。李師求學於歷史系，自然耳聞目見的多是當年西大歷史系的大牌教授。舊年人物，就這樣從李師的回憶裡淌進了半懂不懂的我的耳中。也正是在李師的追憶裡，自己才知道寫出《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史學名著的李直先生，解放後一直講學於西大。

如今在學界享有盛名的點校本廿四史之一的《漢書》，也是由陳先生主持，組織西大歷史系的師生們標點的。至今仍舊記得李老師在提及陳直先生時，充盈於神情之中的敬仰。記得那會兒李老師為我們開「中國古代史」課，講到漢高祖開國時。語鋒一轉，說起了自己當年讀書西大時，師友間盛傳陳先生每年臨近年關總要在校園裡踱來踱去默背《史記》《漢書》的逸事，令我們一幫毛頭小子無比驚駭和錯愕。畢竟，對於《史記》我們也僅僅只是在語文課裡學過《陳涉世家》，而且讀的還半生不熟的。對於世間竟然還有人可以背下來，自然是瞠目結舌了。

等到後來漸漸，讀到《史記新證》時，在自序裡才知道陳先生十三歲時便開始從父親學習《史記》，此後每兩年便要閱讀一遍。而且在二十四歲時，就著成了《史漢問答》兩卷。陳先生對於《史記》如此用力，難怪到了熟讀成誦的境

地。

其實，不僅僅是陳直先生。回溯民國以降的學林，對於基本典籍的熟讀成誦，基本上成了師者的絕活，而名師則尤其如此。如散文名家梁實秋在回憶老師梁任公時道「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地背誦下去了。他做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着他歡喜。」而與梁任公同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陳寅恪亦是如此，陳氏的表弟俞大維在回憶裡感慨道「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正是因為有了老師們擁有着這樣的絕活，又能循循善誘，示人以門徑，曉人以大道。當年的清華國學院學子們甫一走出校門，便成為了二十世紀後半葉叱咤學林的名學者，造就了令無數後來人敬仰的神話。

在如今這樣喧囂的世界，我們在追憶當年那些風采奪人的大學者時，不僅仰慕他們的人格，欽佩他們的著述，也同樣着迷於他們身為名師的絕活，那橫通古今的學問。

來鴻

文：吳翼民

「強吳」夕照猶斑斕 ——無錫闔閭城懷古

無錫北扼長江、南襟太湖，是春秋時吳國的一大要津和核心地區，至今有春秋都城闔閭城遺址存焉。闔閭是吳國的二十四世國君，春秋五霸之一，（見《荀子·王霸》）是當時中國最具雄才大略的一位君主。目前考古發現的闔閭城只有無錫城西南瀕臨太湖一處。這處闔閭城遺址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被確認的，本世紀又有了新的考證，發現了大城和小城的城垣，被評定為「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接著又入選首批「江蘇大遺址」名單和國務院公佈之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十二五」期間150處重點大遺址保護名錄。基於此，近年來無錫在這一吳文化遺產大做文章，建造了一個品位高、設施好、集文物展示、考古研究、科普教育、文化休閒及主題餐飲於一體的多功能文化綜合項目——闔閭城遺址博物館；接着手修繕闔閭宮垣街市，用於拍攝相關的影視作品和文化觀光旅遊……



闔閭城遺址博物館。

網上圖片

筆者有幸於闔閭城遺址博物館開館之初，一睹恢弘館貌，體驗互動影音，觀瞻珍貴文物、享受文化休閒……這座博物館規模宏大精美、造型流暢別致，在湖光山色的懷抱狀如雛鳳欲飛，與前些年在無錫東部鴻山出土的吳越圖騰玉飾——「玉飛鳳」相契合，因而榮獲上海建築學會建築設計年度大獎；這裡的互動影音畫面和音響有撼心動魄之功效，把闔閭在伍員和孫武的輔佐下南北征伐、開疆拓壤、稱霸諸侯的業績以及吳國在闔閭「強吳」時代農耕漁樵、市肆百業之繁華景象一一展現，令人有身臨其境之妙諦；至於這裡展覽的數百款文物（有本地出土，也有外埠借展的）也讓人目不暇接，感受到吳地先民以及春秋以來吳地人民創造文明的聰明才智。在眾多文物展示中你會驚喜地看到吳王闔閭佩劍和吳國兵士作戰用的吳戈原件，驚訝於沉睡了二千五百餘年的吳王劍依然鋒利如初，足以斷金，足以在戰場上威風八面。光從這兩柄吳王劍，便可揣知春秋時吳國的冶金工藝技術到達了何等的水平。十年一劍，一劍千秋，面對這柄精湛的吳王劍，我們足可感受闔閭時代的強盛！

闔閭時代是吳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堪稱「強吳」時代。闔閭時代創造的吳文化的風華是吳地「天時地利人和」的必然，是一代雄主闔閭將其推向了一個巔峰的高峯。

江南太湖流域是古吳國的腹地。最初泰伯奔吳肇啟吳國，不過一叢爾小國，到五世周章時方始被周王朝冊封為諸侯，至十九世壽夢（闔閭的祖父）正式稱吳王。此時歷經七百餘年的吳國才在大中華各諸侯國中有一席之地，也拉開了「強吳」時代的序幕。一個國家

的強大，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需全面強盛才是。壽夢是位有作為的吳王，敢於直面天下，師人之長，引進人才，變革政治，富國強兵，——壽夢獨具慧眼引進了個楚國大夫申公巫臣父子，由他們主管外交和軍事，操練戰車陸戰之法，（吳軍原先只善水戰）呼應晉國，以制楚國，（楚鄰於吳，是來自西部最大的威脅）遂使弱小的吳國漸漸強盛，強大的楚國慢慢衰弱。那時楚國是諸侯國中版圖最大、實力最強大，能壓住楚國的威風，差不多就能睥睨天下也。可惜壽夢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便撒手西歸，把大展宏圖的遺願留給了子孫。然而接連繼任吳王的壽夢三個兒子諸樊、余祭、余昧皆守成之輩，而才華超群、仁義篤信的子季札又堅不繼位，（壽夢有「兄終弟及」的遺命）於是導致了吳國的一場內亂，——余昧的兒子公子僚做了吳王，卻沒有讓長子諸樊的兒子公子光承繼大統。這是怎麼也說不通的規則呀，既然「兄終弟及」戛然而止，也得考慮「長子承孫」嘛。公子光是個有能耐的人物，表面不動聲色侍奉做君主的堂弟，暗中則物色黨羽以求一逞。這時又是一個楚人伍子胥投奔而來，不多時就策劃上演了「專諸刺王僚」和「要離刺慶忌」這兩起驚世駭俗的宮廷政變和暗殺行動。腥風血雨中公子光就堂堂變成了吳王闔閭。吳王闔閭滅楚克越直逼齊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把壽夢未竟的事業光大而達極致，開創了「強吳」時代。（春秋無義戰，所謂的霸王無不靠侵略和殺戮成就）然而，戲入高潮也接近尾聲，闔閭的兒子夫差雖然也霸氣十足，終究因不可一世、剛愎自用而被「臥薪嘗膽」的勾踐覆亡。至於後世演繹的范蠡獻西施捨身惑吳，只不過傳奇小說而已。

二千五百年後我們這些吳地的子孫生在闔閭城遺址不得不為先祖的宏圖偉業擊節而歌復歎：闔閭城雖然早被歷史的塵埃所湮沒，雖然存在的時間只在彈指一揮之間，但它留給歷史長河的是簇擁閃光的浪花，留給歷史畫卷的是一抹繽紛絢麗的色彩。